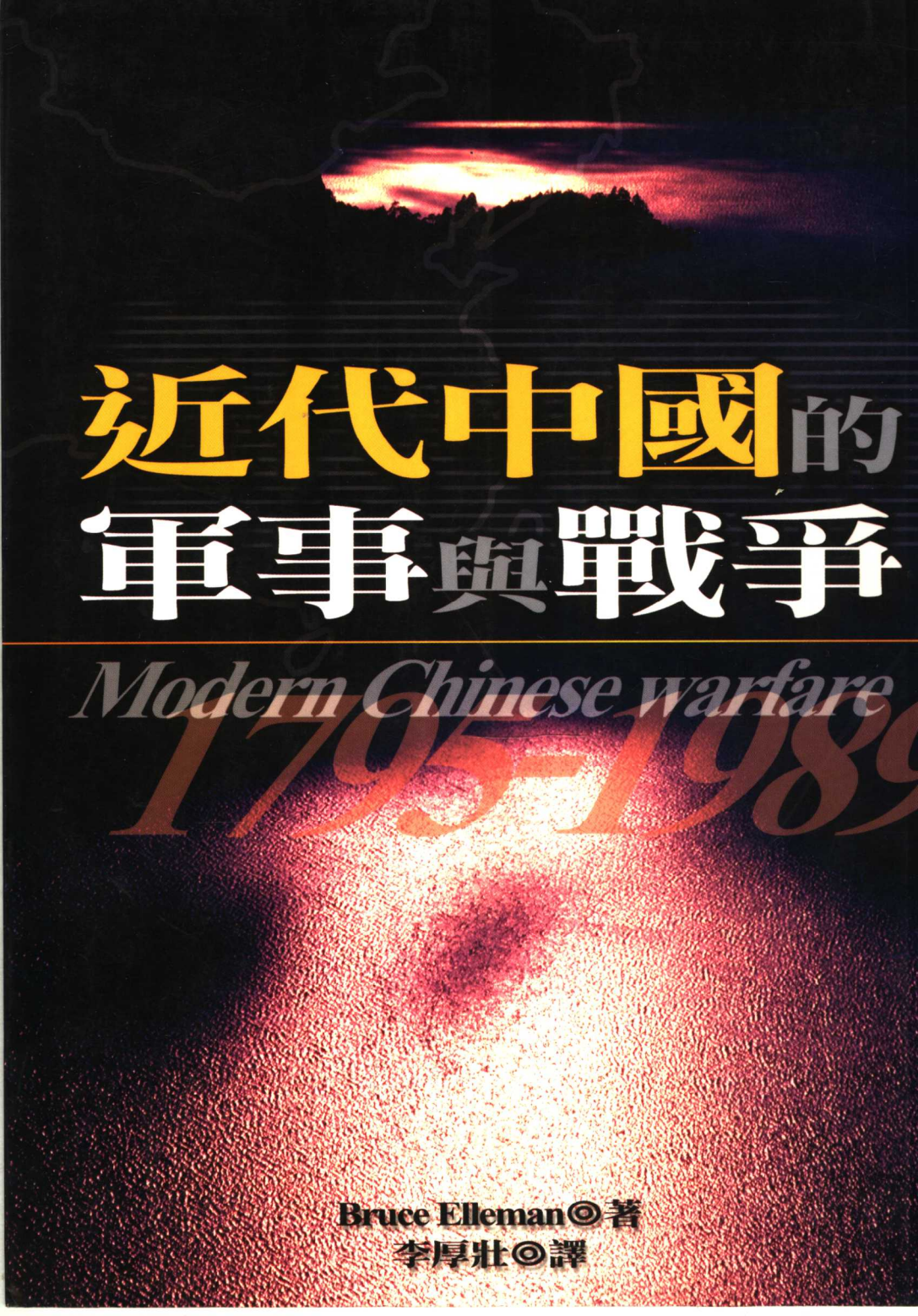




近代中國的 軍事與戰爭

Modern Chinese warfare

1795-1989

Bruce Elleman◎著

李厚壯◎譯

T 7652

近代中國的

軍事與戰爭

Bruce Elleman 著

李厚壯譯

時英出版社

Modern Chinese Warfare, 1795-1989

© 2001 Bruce Elleman

© 2002 Chinese translation by Taiwan Elite Press

This is an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 member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近代中國的軍事與戰爭

著 者	Bruce Elleman
譯 者	李厚壯
出 版	時英出版社
發行人	吳心健
地 址	台北市新生南路 3 段 88 號 3 號之 1
電 話	{ 02 } 23637348 { 02 } 23634803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 2944 號
出 版	2002 年 8 月
價 格	新台幣 360 元
I S B N	957-8890-91-5

原 序

當我還在研究所唸書時，適逢天安門事件發生後的六個月，我恰好有機會於一九九〇至一九九一年間在北京大學（北大）生活。當時的校園氣氛相當沈悶，學生們也都小心翼翼地避免與像我本人這樣的「洋鬼子」有所接觸，而且每晚一分秒不差地——北大大門的武警便關上了大門並將大門上鎖。雖然這一舉動並不令我特別驚訝，當時我還是位於紐約市的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令我心頭為之一震的是，有一天在校園形單影隻，發現校警似乎對於檢查誰「出校門」，而非誰「進入校門」要有興趣得多（在哥大校園，情況卻恰恰相反）。一天，這使我想起警衛的主要職責並非保護校園不受北京竊盜宵小的光顧，而是保衛北京城不受住在北大大校園內知識分子所發表的煽動性演說所鼓動。從這位警衛的觀點來看，學生們只有一個目標，而這個目標也僅有一個：破壞國家統一。這樣的觀察所得，遂激發了我對於探討中國軍隊真正的本質與存在的目的的最初興趣，而這也正好正是本書所探討的主題。

中國的歷史充滿了戰爭，而這些戰爭中大多數的目的僅有一個：創造，並且／或者是維持中國的統一。從此一觀點來看，即能更加辨識出所有中國戰爭的共同特徵。在書中所探討的時間（一七九五——一九八九）裡，我將把焦點集中在發生於二十世紀的中國最著名的國內與對外戰爭。而這些戰爭的每一次，均以中國統一作為潛藏於戰爭幕後的目標，而且還能將

它們大致粗略地劃分為五個類型：(1)鎮壓內部民變；(2)收平族群間的戰爭；(3)反對外國的貿易帝國主義；(4)反對外國覬覦領土的帝國主義；(5)支持中國帝國主義。

這五種類型的每一類都具有與眾不同的地理特徵。暫且將中國想像為一具車輪，輪中有多條的輪幅將輪框與輪軸連結起來。而輪軸就好比中土，圍繞於其週邊的輪幅則是與之接壤的中國殖民地——西藏、新疆、蒙古、東北以及台灣——至於在輪幅之外，地處最外緣的地區則是中國的藩屬國——朝鮮、安南（越南）、緬甸等不一而足。幾乎無一例外的是，中國內部的戰爭——如白蓮教、太平天國、捻亂以及國共內戰——均發生於中國本部；至於非漢人的民變——苗亂、回變與陝甘回變——則一向發生於介於中土與外緣地區之間的殖民地。與此同時，貿易帝國主義戰爭——鴉片戰爭與亞羅戰爭——以及領土帝國主義戰爭——新疆、安南、台灣、朝鮮以及東北——則是外國勢力沿著中國邊緣由外而內入侵，最終目的則是將勢力深入中國本部。最後，中國帝國主義則是自中心向外擴張，其目標在於統一中國本部與被我稱做輪幅的地區——西藏、中蘇邊界地區等不一而足——並且，僅有在此一目標達成之後，中國的政治與軍事影響力方能延伸逾外緣的屬國——朝鮮、越南等等。

將在往後的十八個章節裡所探討的這二十五場戰爭，也是依照時間發生先後順序出現，這些事件在本質上是以一種循環輪迴的型式發生，並且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按照中國「王朝遞嬗」的觀點依序出現於歷史舞台——例如某一個統治的政權有朝一日步入中衰並開始瓦解，將

被一個新興且朝氣蓬勃的政權取代，而新王朝也終有一日將步上前朝の後塵，最終招致衰亡的命運。在十八世紀下半，清朝正處於全盛時期，顯然是「天命」在握，然而清朝的國力在當時卻已開始向下滑坡，加速出現了可以劃分為四個時期的王朝危機：(1)步入中衰；(2)王朝的傾覆；(3)空窗期以及(4)新朝代的興起。

帝國之中衰：一七九五年起，大清王朝已爲一連串此仆彼起的內部與族群變亂所困（見第一章）。而清朝的衰象畢露，一八三九—四二年的鴉片戰爭（見第二章）期間之外國貿易帝國主義，則讓洋人——起初是英國人，繼而有其他西方國家與日本——相繼擴張勢力，從而侵蝕了這個統治王朝的基礎。此一現象反過來又導致了諸如太平天國的更進一步內亂，以及如亞羅戰爭等更大規模的外國貿易帝國主義（見第三章）。清朝在安然渡過這些戰亂之後，必須費盡力氣重建其政治權威，然而卻成功地救平了其餘的內部——捻亂（回變）——與族群（陝甘回變）的變亂（見第四章）。

帝國之傾覆：清王朝的崩潰雖暫時制止了下來，然而她仍繼續敗於貿易帝國主義之手，因此替外國領土帝國主義開了方便之門。一八五〇年代與一八六〇年代起，俄國在西伯利亞與太平洋沿海攘奪了大片的領土；然而在一八七〇年代，中國卻成功地將深入她中亞殖民地新疆的俄國帝國主義予以拒退（見第五章）。然而，中國在一八八〇年代卻將安南輸給了法國（見第六章），並於一八九〇年代將朝鮮輸給了日本（見第七章）。一九〇〇年，一場國

內的變亂——即義和團之亂——則顯然受到反抗外國帝國主義勢力而屢次戰敗之清王朝的導引，並且不切實際地盼望這兩股勢力相互殘殺（見第八章）。由於中國在戰敗之餘展開西化改革的結果，滿清王朝終於在一次族群——漢族中國人——的起事中遭到推翻（見第九章）。

帝國之空窗期：清朝瓦解之後，中國進入了軍閥混戰時期，而中國人民則翹首企盼一個新王朝的出現。而國民黨——最先是孫中山（孫逸仙），後來則是蔣介石成為該黨的領袖——則試圖成為民眾心中所企盼的新王朝，然而直到一九二八年，所謂的中國復歸統一，也僅是徒有空名（見第十章）。領土帝國主義仍持續威脅著中國，而且國民政府在一九二九年還在東北輸掉了與蘇聯的戰爭（見第十一章）。蘇聯的勝利激發了日本進一步的領土帝國主義，終於導致了一九三七—四五年中日八年抗戰的爆發（見第十二章）。日本戰敗後，國民黨人則面對了共產黨此一新的內部對手，並且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自華北將蔣介石逐出華中，並使蔣介石退守台灣，從而控制了中國本土，並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PRC）（見第十三章）。

帝國之再興：隨著新王朝的肇建，重新一統中土、殖民地區，以及周邊的屬國，即成為北京政權的主要目標。中華人民共和國以重大的代價，先後在一九五〇年代初期於北韓重申其無上的權威（見第十四章）；在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則是在西藏與中印邊界沿線（見第十五章）；一九六九年則是在新疆及其與蘇聯的北方國界沿線（見第十六章）；最後則在一九

七九年輪到她與越南接壤的南方邊界沿線（見第十七章）。中華帝國的再度統一於焉完成——除了蒙古和台灣這兩個明顯的例外——從而使得長達兩個世紀的大半歲月所歷經之治亂興衰的週期畫上了句點。因此，時至一九七九年，中國王朝的中衰、傾覆、空窗、與再興，看來已於焉完成。

朝代之難題：然而，國內的不安依然對此一新興王朝構成威脅，並且就在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廣場，握有生殺大權的共產黨所膺承的「天命」則受到了質疑（見第十八章）。永無止境之王朝遞嬗的新一輪循環週期或許業已開始。

克勞塞維茨（Karl von Clausewitz）曾言戰爭是國家政策以其他手段之延續。而中國人千百年以來也將此視作亙古不易之理。在西元前三世紀的「孫子兵法」中，也曾主張最佳的戰爭即「不戰而屈人之兵」。正是此一原因，在以下的各章節之中，之所以要在外交上不惜筆墨花上許多篇幅的原因，正是由於對於中國人來說，戰爭不光是外交的延續，而戰爭本身即是外交。由於書中各章均能合併或個別閱讀，因此重覆之處自無法避免。

我要向 Mike Nichols、Carol Terry、Steve Bunker，以及 John Franklin 他們諸位花費許多時間就此一課題之參考書目進行研究表示謝意。而 Albert Coll、Don Daniel，以及 Jonathan Pollack，則對於我在海軍戰爭學院（Naval War College）的研究給予了慷慨的支持。在德州基督教大學（Texas Christian University），作為同事的 Clayton Brown、Don Coerver、Gene Smith、

Steven Woodworth · Ken Stevens · Jim Chambers · Katherine McDorman · Julie Hardwick · Ben Procter · Mark Gilderhus · Sara Sohmer · Todd Kerstetter · Don Worcester · Lee Woodward · 以及 Paul Boller 諸位先進，則對本書提供了許多有益的建議，當然，還有 Dana Summers。Sally Paine 也對我提出了她對本書毫無吝惜的批評與指教。最後，承蒙德州基督教大學的前任系主任 Spencer Tucker，還有這一系列叢書的主編 Jeremy Black 不棄，敦促我寫成此書。在 Routledge · Gillian Oliver · Vicky Peters 以及 Liz O'Donnell 諸位則竭盡全力地滿足了作者對於編輯所作的一切要求。

胡 序

認識厚壯，是在一九九三年的春夏之交。那時他已是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一年級的研究生。記得是中午剛下課，他在教室外等候著，先自我介紹，要與我談談有關中國現代史的問題。我們就在臺大普通教室樓上的教師休息室內談了一個多小時。初步的印象是覺得厚壯很健談，中國現代史方面的知識頗為豐富。

下一次見到厚壯，是在談話後不久，他與同班同學劉警豪一同來找我，要我做他們碩士論文的指導教授，我與他們的師生之誼遂就此肇端。一九九三學年度的第一學期（是年九月下旬開學），我在臺大歷史研究所開授「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厚壯與警豪、程嘉文、高郁雅等同學，都來選修這門課。於是我對厚壯有更進一步的認識，知道他對中國現代軍事史有高度的興趣，這與他身為軍人子弟不無關係。後來他的碩士論文題目為「國共內戰中的山東戰場（一九四五—一九四八）」，由於資料零散，且多為中國大陸出版品，蒐集起來耗時費心，再加上身為家中長子，必須兼差賺錢，分擔沉重的家計，對他碩士論文的撰寫工作，都有不利的影響。惟儘管如此，他趕撰完成的碩士論文仍有一定的學術水準。一九九七年的夏天，他通過了論文口試，取得了碩士學位。一九九九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朱宗震先生來臺灣開會訪問時，特別託人轉致厚壯，邀他晤談，對其碩士論文的成就

當面嘉勉一番。這對厚壯而言，毋寧是一大鼓勵。

厚壯不僅愛好史學，用功甚勤，而且英文程度不錯，就讀研究所碩士班時，其主要的兼差工作，就是為出版社翻譯軍事史的書籍。他與劉警豪合譯的《蒙哥馬利——隆美爾的剋星》，於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由臺北的星光出版社出版。其後四、五年中，他又單獨翻譯或與警豪合譯過幾本書，譯筆愈趨老練。此次厚壯翻譯美國德州基督教大學（Texas Christian University）教授艾理曼（Bruce A. Elleman）的《近代中國的軍事與戰爭》（Modern Chinese Warfare, 1795-1989）一書，在其出版的前夕，要我寫序，特樂而為之。

台大歷史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長

胡平生

二〇〇二年七月二十日於臺大歷史系第四研究室

譯者的話

已故法國思想家傅柯曾有過這樣的名言：「戰爭屬於歷史，而歷史則相應地屬於戰爭這個無法迴避的結。」就某方面而言，戰爭與軍事也的確構成了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中極其重要的部分，綜觀史冊，清季以來內憂外患戰亂頻仍，不僅形塑了中國人的民族性格，更左右了歷史發展的方向與進程。因此，若要說一部中國近現代史是一部戰爭史的話，相信在很多程度上，戰爭與軍事確實是觀察自鴉片戰爭，以迄今日中國的一項重要面向。

與中文世界的歷史學者長於事實鋪陳、史料考證不同，西方世界（特別是英美世界）研究中國史的學者，由於有歐美文化的背景，因此在研究中國史時，自不免以西方歷史作為參照，因而往往會得出不同於中文世界學者的獨特觀點，而將繁雜的史事加以概念化，則是西方學界中國史研究的最大長處。至於擺在讀者面前的這部作品，正是一位西方學者以英美文化的眼光，觀察中國近代以來所發生之各種重要國內外戰爭之後所得的結晶。作者艾理曼（Bruce A. Ellman）以他獨特的視角，將戰爭與政治外交進行有機的結合，回顧了自一七九五年迄今約二百年的中國戰爭史，其時間跨度之大，題材的多元與豐富，非如孔復禮的「中華帝國晚期之叛亂與敵人」、以及鮑威爾的「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一八九五—一九一二年」等許多同樣研究中國近現代軍事與戰爭問題之西方代表性作品所能及。作者或許不像許多中

文世界的學者非常注重對事件細節的描敘，或者偏好成篇累牘地徵引大段史料，而是從大處著眼，注重宏觀的架構分析，所見往往能洞幽察微，高屋建瓴，每每出現一些令中文世界讀者料想不到的獨到見解，令人眼睛為之一亮，卻又不至於流於泛泛高論，無的放矢。如談及義和團事件，作者認為這是一次中國內部與反帝國主義戰爭的結合體，也是中國邁向軍事現代化進程的最後一次重大的倒退。在探討捻亂與回變等內部變亂的衝擊，作者直言這些民變不過是自太平天國以來即已形成之與日俱增的地方主義的一種更激進的反映，為平定這些變亂，促使了使用新式武器之漢人軍隊的出現，從而打破了清政府對軍事武力的壟斷，還使新式武器的傳播自沿海深入內陸，更間接促成了清朝的滅亡；而這些民變的平定，僅是延緩了清朝最終傾覆的命運。此至，我們已可看出作者切中要害又具洞察力的不凡見解。

曾經有人說歷史是屬於政治權力鬥爭中勝利者的戰利品，而歷史的真相與解釋也往往因政治勢力的介入而遭到扭曲與污染，中國近現代史尤其如此。相對而言，西方學者就比較能從局外旁觀這些史事。如第二次統一戰線（即西安事變後國共再度合作）與對日抗戰，中共史家歷來偏好以此作為統戰與政治宣傳的工具，然而作者則以錚錚鐵筆戳穿了此一史觀。作者將中日之戰放在遠東地區日俄兩國競爭勢力範圍的國際大架構下進行觀察，與中文世界學者將八年抗戰視為「民族聖戰」有著截然不同的思考角度。作者指出中東路事件使俄國獨霸北滿，更圖獨霸東北，日本為維護其「帝國生命線」，才炮製出「九一八事件」入侵東北以

制衡蘇聯勢力。至於西安事變後的國共再度合作，作者則直接挑明此舉明顯地是服從於蘇聯的利益需要，中蘇關係的改善，則使日本感受威脅，因而有了「七七事變」的發生與日軍的侵華。然而國共的抗日卻因日蘇兩國的秘密談判而遭到削弱，最後一紙「日蘇互不侵犯協定」將中國徹底犧牲，因此，作者毫不客氣地指陳第二次統一戰線對中國是一場災難！作者的分析，對許多中文世界的讀者而言，不啻一記醍醐灌頂，正因句句直言，分析精闢，才每每令人不禁掩卷嘆息，扼腕再三。

西方學者以其文化背景，在中國史的研究上固然每每能發出令許多中文世界的學者或讀者意想不到的獨到見解，但不可諱言的，語言文化的隔閡與障礙，多少也影響了他們的論斷。同不少西方中國研究的學者一樣，本書作者多少也帶有西方中心論與優越感，讀者在書中可發現，作者對中國有著極為強烈的成見與敵意，負面的批評字眼隨處可見，許多觀點也不盡為中文世界的讀者所認同，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對本書學術價值的肯定，也相信各位明智的讀者自會判斷。只是當這本英文著作問世之際，反觀中文世界卻還沒有類似規模的名作出現，相信這是值得學界今後努力的方向。

本書原先是譯者去年與友人出國遊歷時所購得，時英出版社的吳心健先生認為本書內容豐富，題材新穎，有意將之逐譯為中文，本人遂毛遂自薦願獨力承擔翻譯的任務，動筆至今，歷時五個月方得以完成。一本譯作的完成，實在有太多的人應當感謝。首先是吳心健先生，

出版社負責人還身兼審稿編輯地撥冗與譯者定期討論原書，自英文原文的字句斟酌，到中文的遣辭用字，無不仔細推敲，令人印象深刻，其間語多勗勉，更不時予以經濟上的支助，亦師亦友，永難忘懷。任職中研院民族所助理的楊欽堯兄，是譯者最敬重的朋友，楊兄利用職務之便，替譯者借到不少所需的資料，省去不少往返奔波之苦，慷慨相助，情誼可感。台大圖書館的豐富藏書，也為譯者提供了不少便利，台大活潑開放的校風與自由的學習環境，讓譯者在離開傳園之後，仍為之懷念神往不已。由於譯者不諳日文，翻譯期間遇到相關問題，全仰賴彭裕峰、劉警豪兩位昔日台大同窗鼎力相助，在此一併致上最誠摯的謝意。去年畢業的東山高中高三仁班學生，她們的乖巧與善體人意，令譯者在略感挫折的兩年執教生涯中多了一些欣慰；在辭去教職轉戰出版界後，她們仍不時來電關懷問候，令人備感溫馨，本書的一些問世，也要感謝他們。譯者在遼譯此書期間，時值雙親赴美探親，不少生活起居仰賴小妹厚煦的照料，還不時向她的老哥伸出支援的雙手；新年前後染疾微恙，小妹悉心照料，方逐漸康復，兄妹手足關心之情，溢於言表。父母親當時雖身在海外，但仍三不五時以越洋電話予以鼓勵，他們不理解他們的孩子為何情願轉業從頭開始，而不再找個學校執教；更為孩子的未來感到擔憂，但他們對子女的抉擇仍然表示支持與無限的包容，並給予在他們心中令他們擔心的孩兒無盡的關愛，儘管他們對書中的內容與觀點未必能完全理解或贊同，此書的完成，但願能回報親恩於萬一。原文中不少史料與人名地名，譯者雖已盡力查證還原，但謬誤與脫

13 譯者的話

漏之處仍在所難免，也懇請讀者海涵。

李厚壯

二〇〇二年於
時英出版社

目 錄

CONTENTS

原序	〇〇一
胡序	〇〇七
譯者的話	〇〇九
第一部 帝國之中衰	〇〇一
第一章 秘密會社與清朝的中衰	〇〇三
第二章 鴉片戰爭與中國近代戰爭的根源	〇二一
第三章 太平天國之亂與亞羅船事件	〇六一
第四章 捻亂、回變與陝甘回變	一〇一
第二部 帝國之傾覆	一一一
第五章 伊犁事件與中國保衛新疆的抗戰之戰	一二三
第六章 中法安南之戰	一四三
第七章 中日甲午之戰與中國的瓜分	一六三
第八章 義和團排外暴動	二〇三
第九章 辛亥革命與清朝的傾覆	二四三